

戴望舒：丁香空结雨中愁

■ 傅 野

1926年3月，上海。这一年施绛年16岁。

青石板的古道，薄雾迷离的烟雨，大红的灯笼点燃了蒙蒙的江南小城松江。

她来了。

绾一头青丝，撑一把花折伞，身着古典的旗袍，羞涩着少女的嫣然。

油纸伞下，施绛年那惆怅的一声叹息，在21岁的戴望舒的生命中，投下一泓感情的涟漪，然后开始慢慢地舒展。

在戴望舒诧异的眼神中，她大大方方地走到他的面前，告诉他，她叫施绛年，是他的好友施蛰存的妹妹。

他猛然惊醒过来，生平第一次害羞地向这个令他心旌摇荡的女子点点头。

只是第一次，这个婀娜的女子，缓缓地走进了他的灵魂里，潮湿了他的生命。淡雅的少女，也点燃了他这个才子对爱情的所有梦想。

后来戴望舒从好友施蛰存口中得知，施绛年在上海中学读书，性格活泼。戴望舒被这个美丽的少女深深吸引了，并展开热烈的追求。戴望舒在早期一首题为“我的恋人”的诗中写道：

“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，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，她是羞涩的，有着桃色的脸。桃色的嘴唇，和一颗天青色的心。”

但施绛年对戴望舒更多的是一份钦佩之情。他是她哥哥施蛰存的朋友，她比他小5岁，她其实并不了解他。只是听哥哥说这个朋友是个很有才华的男子。她还小，还处在幻想的年纪，毕竟才16岁，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，看不懂戴望舒写的那些象征主义的诗，甚至也不太懂他写给她的



那些情书。施绛年对文学压根就没有什么兴趣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戴望舒脸上有着点斑斑的麻子，他根本不符合她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，所以她只能选择逃避。

但那时戴望舒住在施蛰存的家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施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。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，施绛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，希望他知难而退。可是她愈是这样不果断拒绝，愈是让戴望舒觉得有一线希望，这就更加深了他内心挣扎的痛苦。

1927年，被爱情困扰的戴望舒，怀着对施绛年的一往情深，带着自己淡淡的忧愁，发出了惆怅的一声叹息，在江南的烟雨里，写了现代诗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这就是《雨巷》。

终于，戴望舒无法忘记对施绛年的刻骨铭心的爱恋。他选择了决绝的方式，用自杀来告别这段无望的爱。

很快他被送进医院抢救了过来。

戴望舒的过激行为，让施绛年和她的家人开始害怕了，她的哥哥施蛰存也开始后悔当初把戴望舒带进了自己家。

在松江，施家是有名望的大家

族。大家害怕戴望舒的再次自杀会影响到这个家族的声誉。

后来施蛰存建议，妹妹施绛年可以先答应接受戴望舒的感情，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，然后以此为要求，让他先去国外读书，拿个博士学位。时间久了，一旦分开，他也就慢慢接受这样的现实了。再说诗人多情，说不定他又会移情别恋。

戏言当成了真，不得已，戴望舒为了这份爱情，告别施绛年，踏上了赴法留学的邮船。

然而，人在曹营心在汉，在国外的几年，戴望舒根本没有心思学习，时时刻刻在想着上海松江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施绛年。

在巴黎一年，他几乎没有去听教授讲过一堂课，而是每天躲在宿舍里翻译书稿换生活费。而施绛年在摆脱了戴望舒的纠缠后，很快和一个卖冰箱的小伙子如胶似漆地恋爱了。消息没过多久就传到了远在法国的戴望舒耳里。

他刚开始不相信，当初施绛年可是亲口答应等他回来的。可这个消息说得活灵活现，他不得不给好友施蛰存写信询问。

在得到施蛰存肯定的答复后，戴望舒绝望了，愤怒了。

1932年，戴望舒连学位都没有拿，匆匆回到了上海。他要当面向施绛年问个明白。

找到了施绛年，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，戴望舒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，当着施家父母的面，狠狠打了施绛年一巴掌。这一掌，打在了施绛年的脸上，也打在了他自卑的内心里。

朋友们都知道大诗人戴望舒失恋了，心情不好，可又不知怎样才能让他开心。

这时候，戴望舒的另一个好友，新感觉派的作家穆时英出了个主意，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找一个人重新开始恋情。

穆时英便对戴望舒开玩笑说，施

蛰存的妹妹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的妹妹比他的妹妹漂亮多了，你要不要见见？

这本来是句半真半假的安慰话，等到他见到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时，戴望舒还是意外了一下。

穆丽娟娇小温柔，比他小了12岁。可能是年轻的缘故，长相的确比施绛年美多了。非常清纯，长得很秀气，有古典美人的味道，清澈如荷花般散发着芬芳。

穆丽娟身上那种宁静而古典的美，顷刻间便撩动了戴望舒受伤的心弦，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位一向追求完美的诗人。于是，戴望舒第一次有了想走出失恋阴影的想法，主动接近这个比他小12岁的女子——穆丽娟。

穆丽娟初中毕业，虽然学历不高，却非常喜欢文学，受哥哥的影响，她很喜欢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，对诗人更是仰慕万分。

那时候的戴望舒，已经以《雨巷》才倾天下，声誉日隆，和徐志摩、闻一多并称三大诗人。

穆丽娟读过戴望舒的诗，尤其是他写给施绛年的那首《雨巷》，写得情意绵绵，她想，他肯定是个款款深情温柔浪漫的男人。只是她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见到他。

哲人说，崇拜才能够产生快乐。戴望舒现在主动向她示好，这让穆丽娟很兴奋。

一个有情，一个失恋，加上穆时英和朋友们不时的撮合，他们交往半年后就订婚了。

1936年，戴望舒在上海四川路的新亚饭店，与穆丽娟举办了隆重的婚礼。

结婚之初，戴望舒经常带着穆丽娟去新亚茶室与文友们饮茶，或者一起跳舞。后来女儿戴咏素降生后，他们就很少一起出去了。

新婚的甜蜜之后，穆丽娟发现戴望舒的生活，并不是她原来想像的那般浪漫。戴望舒每天就是看书读书，

很少说话。那时穆丽娟二十岁还不到，带着个孩子，整日与忙忙碌碌的戴望舒在一起，很不适应这种生活。

让穆丽娟更感不快的是，戴望舒为电影《初恋女》写的歌词：“你牵引我到—个梦中，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，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，却让幽兰枯萎。”

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让穆丽娟很伤心，穆丽娟认为幽兰是指施绛年，是他心里想的；穆丽娟是蔷薇，是有刺的。

她不能容忍这个同床异梦的丈夫，她忍不住和戴望舒大吵了一场。

1939年，为了避难，戴望舒带着全家从上海搬到香港。来香港后，戴望舒很快成为香港文坛的核心人物，这让他更忙碌了。戴望舒在穆丽娟面前越发沉默，而穆丽娟对感情的需求被戴望舒完全忽视。

1940年6月，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，戴望舒不让穆丽娟回上海奔丧。更过分的是，穆丽娟的母亲病逝，戴望舒扣下了从上海来的报丧电报，没有告诉穆丽娟。穆丽娟根本就不知道母亲已病逝，有一天还穿着大红衣服带着女儿去朋友家玩，还是朋友告诉了她母亲去世这一不幸的消息。

穆丽娟愤怒了。

第二天，她不顾戴望舒的苦苦哀求，急忙带着女儿，乘船回到上海。

戴望舒没想到事情会这般严重，直到穆丽娟给他写来离婚信，他还不愿相信。

他匆忙赶去上海，找穆丽娟回家，穆丽娟自然不肯。

在上海期间，穆丽娟很快陷入到一段新的感情里。原来一个大学生爱慕她，天天追求她，如火如荼。

戴望舒在上海仅仅住了三天，一个人沮丧地返回了香港。

这是戴望舒与穆丽娟结婚的第5个年头。在一个寂寞的深夜，戴望舒写下了绝命书，然后服毒自杀。幸运

的是又一次被友人发现，送进了医院。

穆丽娟听说了戴望舒自杀的事，但没有任何表情，5年的婚姻生活让她太痛苦了，在被大学生追求的日子里，她虽然没有回应，但是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，女人就是要被宠爱被呵护才快乐。

1941年，戴望舒试图做最后的挽救。他将写了两年的日记寄给穆丽娟，日记里面处处流露着对穆丽娟的思念之情。

戴望舒在日记的扉页上写道：“丽娟，看到了这些的时候，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，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，不要忘记我们。”

可是穆丽娟再也没有回头，她是不会回头了，想到要再回到那样枯燥的生活中去，她就怕。她怕与他没话说，怕他整日埋头在书本中，也怕他从不把她当一个成熟的女人，万事都不与她商量。

穆丽娟想，还是自此各奔东西吧。分手后，戴望舒给女儿写了这样一首小诗：

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，
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。
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，
你妈妈在太阳阴里缝纫。
你呢，你在草地上追彩蝶，
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想。

点点点滴滴的都是父亲对女儿深情的爱。当然这爱的背后，也是一种乞求般对穆丽娟的真情呼喊。

后来，戴望舒再次带着施绛年的丁香，带着穆丽娟的荷花，在香港与一个比他小了26岁的女子杨静结婚，然而没过几年，杨静也弃他而去。

1950年2月28日，45岁的戴望舒带着他一生的哀怨，孤独地走完了那条悠长悠长却又寂寥的雨巷。

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里，诗人戴望舒伴着朱自清安静地躺下了。

（元元摘自《民国情事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